

“十一书”！见证初心和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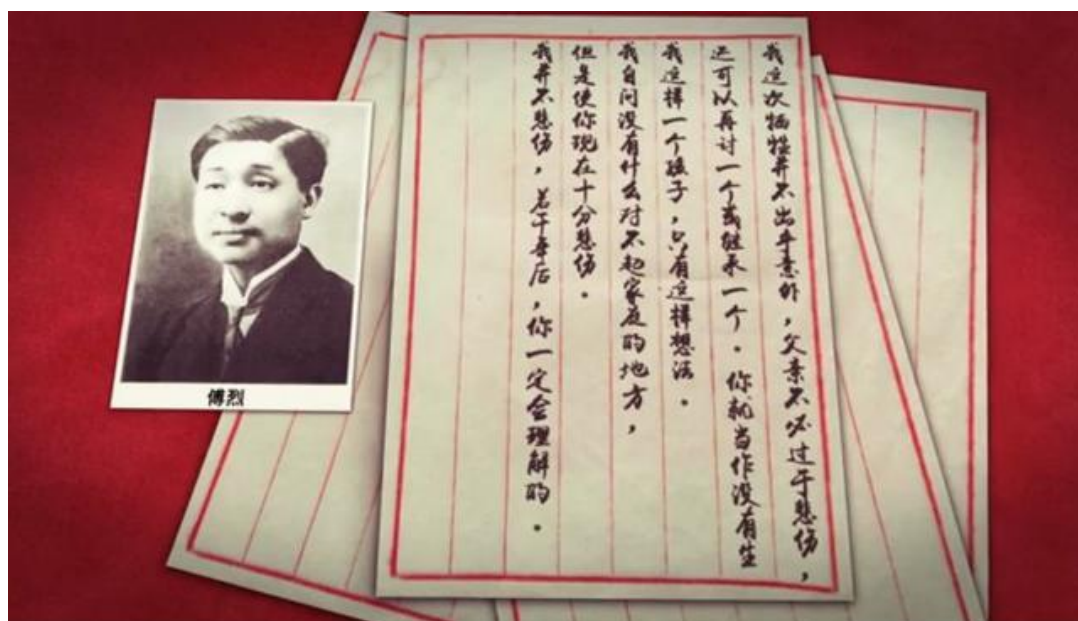
贺页朵的“宣誓书”



“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红布两边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与入党的时间、地点：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页朵；地点北田村；1931年1月25日。

虽然这份誓词24个字中有6个错别字，饱经沧桑、陈旧模糊，但目睹者无不深深震撼于书写者贺页朵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对党的无限忠诚。

傅烈的“绝命书”



“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还可以再讨一个或继承一个，你就当作没有生我这样一个孩子，只有这样想法。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并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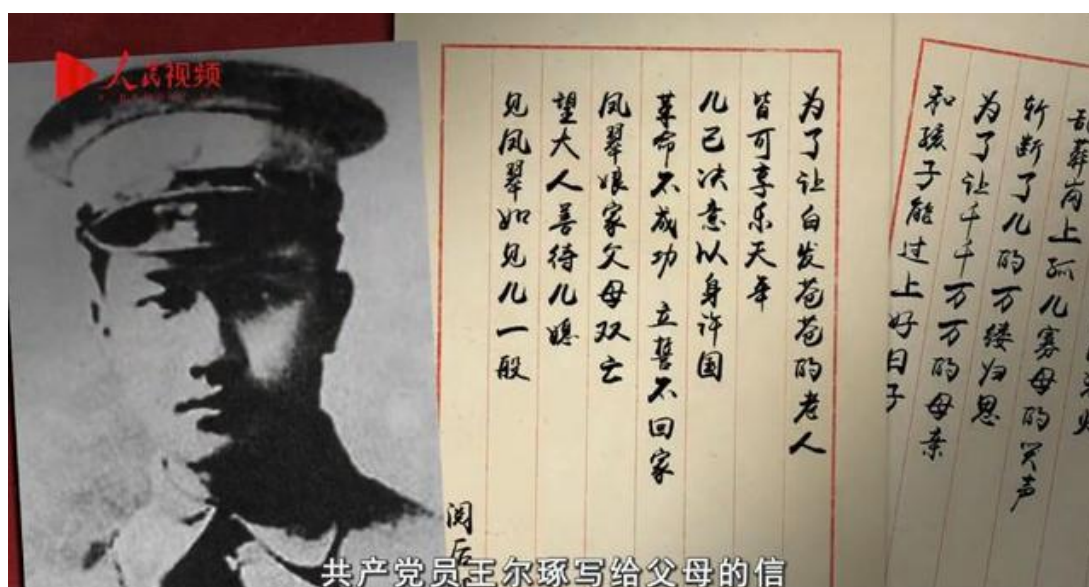
这是革命烈士傅烈 1928 年就义之前，留给父亲的一封信。

寻淮洲的“请战书”



1934 年 12 月 14 日，在安徽省太平县谭家桥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遇国民党军，在抢夺制高点的战役中，冲锋在先的 19 师师长寻淮洲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2 岁。临终前，寻淮洲反复念叨着“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

王尔琢的“托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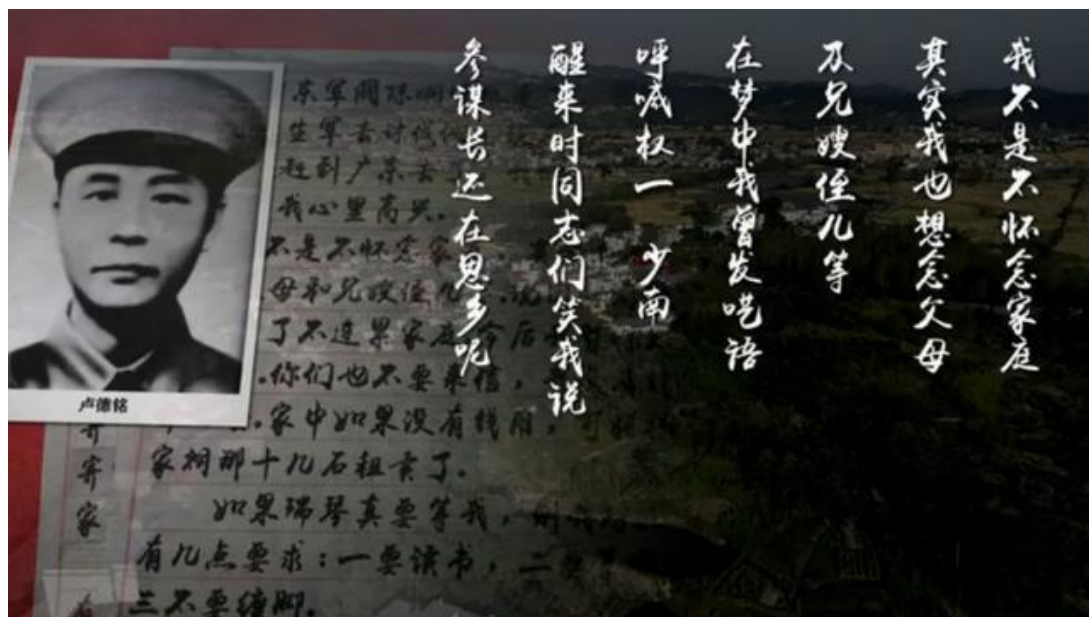


“儿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

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凤翠娘家父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媳，见凤翠如见儿一般。”

这是 1927 年 6 月北伐军第四军 25 师 74 团参谋长、共产党员王尔琢写给父母的信。信中提到的凤翠，是他的妻子郑凤翠。

卢德铭的“行军书”



“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

这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给家人的最后一封家书。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堂堂的国民革命军的团长，居然连贴补家用也无能为力。

张朝燮的“两地书”



“就是我们的感情也要社会化，不要把对于私人感情的热烈，超过对于团体感情的热烈。”“我们的特别关系是永久存在的，不过现在我们只能把牠埋在深深的胸怀里。不然就要误了我们公共的使命”。这是 1927 年 3 月 27 日张朝燮生前写给妻子王经燕的最后一封家书。

1925 年秋，王经燕受党组织派遣，准备前往万里之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后两年间，虽远隔万里，但鸿雁传书、互诉衷肠。厚厚的信笺，见证了一对远隔万里的革命伴侣之间的两情相悦、共同成长，他们为着共同的理想和初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陈毅安的“无字书”



1931年3月的一天，湖南省湘阴县一个名叫李志强的女子，接到了一封寄自上海的来信，然而两张信纸上竟空无一字！这让李志强伤心欲绝。因为写信的人是她的丈夫陈毅安。之前丈夫就曾对她讲过，“如果哪天你要是收到我的一封无字书信，就说明我已经离开人世，你就不要再等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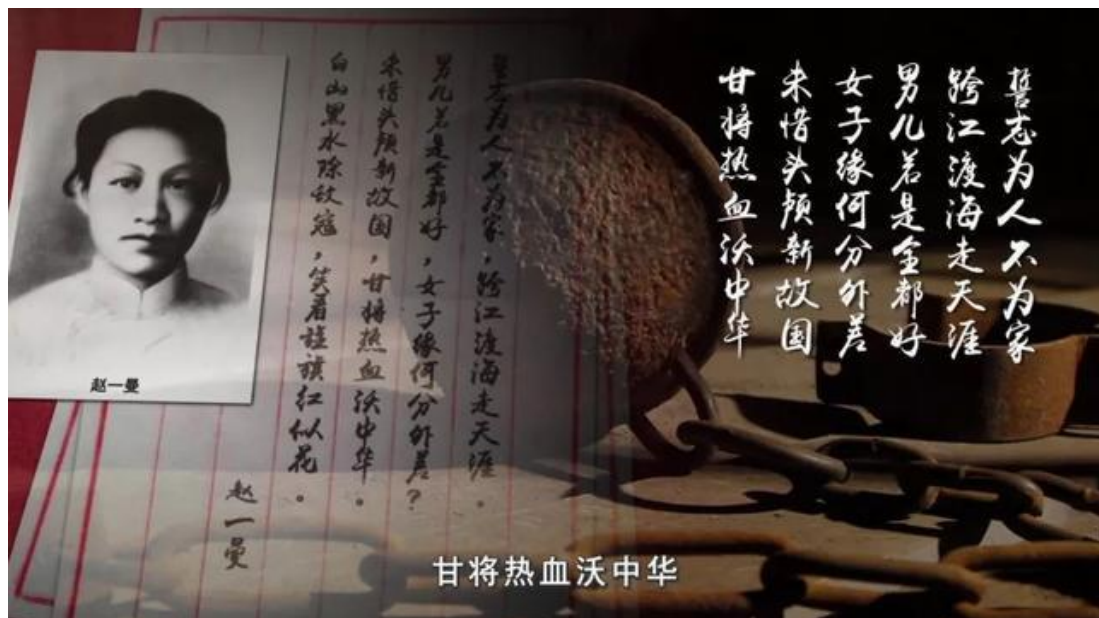
夏明翰的“就义书”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武汉市警予中学，曾是大革命时期向警予、夏明翰等革命先烈就义的地方，夏明翰烈士气壮山河的《就义诗》，就是在这里用生命写就的。

夏明翰被捕后，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但都不能使他屈服。3月20日清晨，夏明翰被押赴汉口余记里刑场。他就义之前，敌人军官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说？”他说“有，拿纸笔来。”敌人就把纸笔拿来，以为他还要自首之类的东西，结果他写的就是那一首就义诗。

赵一曼的“示儿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宁儿，是陈掖贤的小名。陈掖贤的母亲，名叫李坤泰。另外，她还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化名——赵一曼！

左权的“决心书”



1937 年冬，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随八路军总部来到山西洪洞县。在匆忙转战之余，左权给已经 12 年没有见面的母亲写去一封信，表达了誓死抗日的决心：“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陈然的“明志书”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首充满浩然正气的《我的“自白”书》，早已是广为流传的不朽诗篇。它的作者，正是《挺进报》的印制者陈然。